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文衡續集卷七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雷　純

謄録監生臣陳山堒

經濟文衡續集卷七

宋 滕珙 撰

新政類

謂講學脩攘任賢今日急務

孝宗皇帝即位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言事故有是疏

餘見後段

此段首荅聖詔次論講學脩攘任賢三事以新政之

初天下非常之望在於今日所宜端本正始以應有

爲之會

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休戚四海有利病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竊以陛下潛德宮府幾三十年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無一物之嗜好形於宴私無一事之過失聞於中外昧爽而朝嚴恭寅畏仁孝之德孚于上下所以大係羣生之仰望濬發太上之深慈以至於膺受付託奄有萬方者其必有

以致之矣然則聖躬之過失臣未之聞也今者臨御未幾而延登故老召用直臣抑僥倖以正朝綱雪寃憤以作士氣貢奉之私不輸於内帑恭儉之德日聞於四方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行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恨然則朝政之闕遺臣亦未之聞也至於斯民之休戚四海之利病則有之矣臣屏伏閑陬十有餘年足迹未嘗及乎四方其見聞所及之一二内自隱度皆非今日所宜道於陛下之前者不敢毛舉以溷聖聽至若

陰拱嘿默終不爲陛下一言則又非臣之所敢安也臣聞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孟子之言亦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方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嚮向方切此亦陛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爲之會也又況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傳誦道說有年于兹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其心蓋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望於陛下不但爲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廟之讎

恥未除戎虜之奸譎不常生民之困悴巳極方此之時
陛下所以汲汲有爲以副生靈之望者當如何哉然則
今日之事非獨陛下不可失之時抑國家盛衰治亂之
幾廟社安危榮辱之兆亦皆决乎此矣蓋陛下者我宋
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望焉則
祖宗之遺黎裔冑不復有所歸心矣可不懼哉可不懼
哉臣愚死罪竊以爲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
可以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

不早定也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蓋學不講則過失萌矣計不定則閼遺大矣本不端則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已上三事各具壬午應詔本類

封事孝宗新政

謂今日當於三事果斷力行

按先生書其中論講學之道多警戒君心定脩攘之計多屏絕和議至於言任賢之要又指斥近習頗忤時論遂復得祠

此既專言初政端本正始之意

蓋天下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而不可以勝陳以獻言者之衆則或巳能略盡之矣然求其所謂要道先務而不可緩者此三事是也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伏惟陛下因此初政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爲之會於此三言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則夫所謂不可

勝陳之事凡見於議者之言而合乎義理之公切於利害之計者自然循次及之各得其所若其不然雖有求治之心而致之不得其方雖有致治之方而為之不得其序一日恭儉勞苦憂勤過甚有所不堪而不見其效則亦終於因循怠惰而無所成矣豈天下之人所以延頸舉踵而望陛下之初心哉至於是時雖欲悔之臣恐其倍勞聖慮而成效不可期也又況旱蝗之災環數千里陛下始初清明行誼未過而天戒赫然若此其甚其

必有說矣臣愚竊以爲此乃天心仁愛陛下之厚不待政過行失而先致其警戒之意以啓聖心使聖德大美始終純全無可非間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災異而脩德以致中興也是宜於此三術屢省而亟圖之以順民心以合天意以陛下之聖明必將有以處此愚臣所慮獨患議者不深惟其所以然之故以爲其間不免有所更張或非太上皇帝之意者陛下所不宜爲以咈親志臣竊以爲誤矣恭惟太上皇帝至公無私合德天地臨御

三紀艱難百爲其用人造事皆因時循理以應事變未嘗膠於一定之説先後始末之不同如春秋冬夏之變相反以成歲功存神過化而無有毫髮私意凝滞於其間其所以能超然遠引屣脱萬乘而不以爲難者由是而已本其傳位陛下之意豈不以陛下必能緝熙帝學以繼跡堯禹乎豈不以陛下必能復讐啓土以增光祖宗乎豈不以陛下必能任賢脩政以惠康小民乎誠如是也則臣之所陳乃所以大奉太上貽謀燕翼之聖心

而助成陛下尊親承志之聖孝也議者顧欲守一時偶然之跡一二以循之以是爲太上皇帝之本心則是以事物有形之粗而語天地變化之神也豈不誤哉且古者禪授之懿莫如堯舜之盛而舜受堯禪二十有八年之間其於禮樂刑政更張多矣其大者舉十六相皆堯之所未舉去四凶皆堯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爲嫌堯不以爲罪天下之人不以爲非載在虞書孔子録之以爲大典垂萬世法而况臣之所陳非欲盡取太上皇帝

約束紛更之也非貴其所賤賤其所貴而悉更置之也因革損益顧義理如何爾亦何不可而陛下何嫌之有哉願早圖之以幸天下毋疑於臣之計也若夫戰守之機形制之埶則臣末之學不敢妄有所陳然竊聞之上流督帥物望素輕黜陟失宜效於已試下流戍兵直棄淮甸長江之險與敵共之斯乃古今之所共憂愚智之所同惑臣雖鄙闇亦竊疑之況今秋氣已高敵情叵測傳聞洶洶咸謂或當復有去歲之舉雖虛實未可知然

是二者實強弱安危形勢所係呼噏俯仰之間未足以喻其急也願陛下并留聖意臣不勝大願

謂當謹初政以重自新

先生初除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説書會光宗即位趣入召對先生嘗草奏疏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時執政有不合者於是力辭新命除秘閣脩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

此段專言十事不可一闕之道

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孝友溫恭之德有寛仁慱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養德春宫垂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大寶龍飛虎變御極當天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屬莫不延頸舉踵觀德聽風而臣適逢斯時首蒙趣召且辱賜對得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無説以效愚忠之一二葢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爲雖無不中於義理然猶未甞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懲

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初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蓋深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儲貳以履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爲身之變革孰有大於此者

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猶竊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日或未悉舉則孽孽之萌將有作於眇綿之間出於防慮之外者是以輒忘疎賤而妄以平日私憂過計之所及者深為陛下籌之則若講學以正心若脩身以齊家若遠便嬖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絕神奸若擇師傅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體統若振綱紀以厲風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脩政

事以攘夷狄凡是十者皆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

一有闕者也已上十事各具本類已酉擬上封事光宗初政

時政類

謂當嚴天理人心之辨

先是先生除江西提刑至是春正月元日促奏事之

任六月入對延和殿上獎諭甚渥是日除兵部郎官

會前數日與本部侍郎林栗言論不合先生於是丐

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

此篇專以天理人欲辨君德治道之得失舉而歸之於敬之一字學力精到非淺末所及

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爲之資奮大有爲之志即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脩政事外攘夷狄汎掃陵廟恢復土疆爲巳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于兹矣而因循荏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以爲所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

其人以爲所由者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謂所由
盡非其道以爲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嘗定矣以爲
志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嘗立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
愚賤竊爲陛下惑之故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閑蠖濩
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
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
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
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

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其所以體貌人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讐耻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

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蓋嘗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虗度歲月以至於今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爲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爲恨也間者天啓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蓋有意乎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絶矣然臣竊以其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

詰傳寫漏泄文字之罪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還存者更進而愈盛則知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衰也罷累年竊位弄權之奸則柔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次補者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訶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而不問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增置諫員斥遠邪佞則兼聽之美固有以興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繼進而愈切未知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辨明誣枉慰撫孤直則燭

幽之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造言之人無責則其或
捷出而益巧未知陛下果能遠而絶之否也謝却傲使
嘉奬壯圖宜若可以厲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
奄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振
廩蠲租重禁科擾宜若可以寛疲民之力矣而監司不
擇守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有以固有邦
之本即是數者而論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若小勝而
所謂人欲者終未盡除也夫以陛下之神聖仁明涖政

之久圖治之切宜其晏然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久
矣而歲月逾邁四顧茫然陰陽方爭勝負未决不知將
復何日何時而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耶聞之道路比
來士大夫之進説者多矣然不探其本而徒指其末不
先其難而姑就其易毛舉天下之細故而不本於陛下
之身營營馳騁乎事爲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
出治之本清應物之源以賛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
天下之事悉如聖志之所欲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

嘗病此而講之矣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禄永終孔子之告顔淵既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

人欲之盡者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恥爲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爲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爲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爲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即今日

之治效泝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顔所授受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廣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

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散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戊申延和奏劄五孝宗朝

按是疏既上上皆嘉納其中所言置將之權旁出奄寺則指陳甘昇誤政之故所以及於用賢去邪之說甚詳此皆人欲未除有以致此是行也有要之於路

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
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
謂今日事勢當先其所難
先是先生奏事延和殿迫於足疾遂乞別具封事以
聞尋丐祠歸是秋九月復召冬十一月促入對至是
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䟽入夜漏下七刻上已
就寢亟起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
説書

此篇首以天下大本在於人主之心次以今日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末後一段及此大畧專乞正心克己以圖眞實之效

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寖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寖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為庸人所擾其欲奮厲

而有爲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攄中原之故
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爲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强舍
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爲而無所向望以爲標準亦
卒歸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爲
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
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
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
未得爲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

箴儆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况今天下雖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

貧財匱兵情將驕外有強暴之夷虜内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奥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追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却顧於後又未有可守之規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怠頹墮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辨不

先其難而徒欲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絶於口是亦徒爲虚言以快一時之意而已又況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俟復之可圖乎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茍爲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爲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脩政事庶幾眞實功效可以馴致而不

至於别生患害以妨遠圖蓋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眞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劍抵掌之間也戊申封事孝宗朝

按李國錄撰先生年譜云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癸未召赴行在冬入對垂拱殿辛丑改除浙東提舉冬十一月奏事延和殿丁未除江西提刑戊申六月奏事延和殿上封事者三壬午庚子戊申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則直指心術言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孝宗

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秘省郎曹之除蓋將引以自
近守南康持淅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
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言亦
未可爲不遇也然先生進皆痛言大臣近習孝宗之
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一日不能安其身於朝廷
之上而孝宗内禪矣

經濟文衡續集卷八

宋　滕珙　撰

儲德類

謂宜選東宮官以善輔導

事目詳見時政類第二段

此段專論太子天下之本宜告之以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道以盡輔翼之要

至於輔翼太子之説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傅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略因是亦以是爲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傅良之後宮寮之選貎爲得人而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

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間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

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

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賔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賛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

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戊申封事孝宗朝

謂宜擇師傅以輔皇儲

事目詳見聖學類第二段

此段專論三代教養之道

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其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義禮為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誦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

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厠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

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踈略矣葢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及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宻無閒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疏

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已酉擬上封事

宰相類附臺諫給舍

謂當擇正人以重其任

事目詳見時政類第一段

此段專論便嬖嫉害正人每每排擯使之不得進用

今宜精擇其任

夫以陛下之聦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

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

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略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常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奸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

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脩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奸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爲臺諫爲侍從而其選

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

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戊申封事孝宗朝

謂宜精選任以明體統

事目詳見聖學類第二段

此段專論人主以論相爲職不可使近習得以竊吾威權

臣聞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

受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

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強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為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

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已酉擬上封事光宗初政

君子小人類

謂宜遠便嬖以近忠直

事目詳見聖學類第二段

此段專論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人主當明用舍之道

臣聞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

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葢君子小人如氷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

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茍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本

朝大儒程頤在元祐間常進言於朝以為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臣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宫妾之時少則可涵養氣質薫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黄皓陳祇而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白用頤説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已酉擬上封事光宗初政

監司守令類

謂宜正朝廷本原之地

事目詳見聖學類第一段

此段專論斯民之休戚係乎守令之賢否而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必當正朝廷為先務則監司守令皆出於正斯民亦得其所

至於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為係於斯民之休戚臣則以為係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為今日之監司奸贓狼籍

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既失勢者陛下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某事之利爲民之休某事之病爲民之戚陛下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爲惟以正朝廷爲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蓋前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

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賛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在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式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内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

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爲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況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贍業流逋銷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

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意毋忽

壬午應詔封事孝宗初政

經濟文衡續集卷八

經濟文衡續集卷九

宋　滕珙　撰

公道類

謂當抑私恩以抗公道

光宗御極先生擬上十事此居其四會執政有不合者遂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疏不果上

此叚專論屏絶左右以去偏黨之私

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為親疎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憪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左右前後横加官賞宮府僚屬例得褒遷故不問前例之是非而或者又不問其有無此固舊事之失而不可以不正況今又有發

懷奸心預自憑結者又將貪天之功以為已力而不顧其仰累於聖德妬賢嫉能傑下蔽上而不憂其有害於聖政也苟不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屏絶則何以明公道而服衆心革宿弊而防後患乎唐太宗之責龎相壽曰我昔為王為一府作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若復令爾重位必使為善者皆不用心正為此也又况有國家者當存遠慮若漢高祖之戮丁公我太祖之薄王溥此其深識雄斷皆可為後聖法惟聖

明之留意己酉擬上封事四孝宗初政

求言類

謂當採擇人言以圖自新

是年秋八月先生改除浙東提舉時旱暵薦饑上軫

宸慮遂不辭而拜冬十一月奏事延和殿先生去國

二十年一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脩德任人之

說凡七事此居其首皆手自書以防宣洩上為動容

竦聽

此段專乞諭内外臣民指陳闕失以弭災變

臣竊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畏天恤民誠敬寛仁格于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安而一十年之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邇者垂象差忒識者寒心饑饉連年民多流殍陛下側席興嘆進賢退奸分命朝臣振廩出粟凡所以奉承天意慰悅人心者無所不至又宜若可以少回災殄召致和平矣而間者冬氣太溫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尚有可憂臣誠愚昧有不識其所以然

者嘗竊推迹前事以深求之意者德之崇者有未至於天歟業之廣者有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而其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或有未去歟大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竊其柄歟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今以陛下之明聖則豈有是哉然而

天心未豫邦本動揺宸慮雖深旱氣未究是則必有説矣臣竊不自量敢冒萬死伏願陛下聽斷之餘虛心静慮試以前數條者反之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省焉則淵默之中無微不照而凡此得失之端孰有孰無孰存孰改皆無所遁其情矣若猶以爲未也則願濬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内自臣工外及甿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踈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

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聰聽則夫天人之際譴告所繇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爲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羣黎百姓無不蒙休矣辛丑延和奏劄一孝宗朝

謂當因災異下詔求言

臣遠稽前史近考聖朝以災異求言具有故事若以至

誠行之而實采用其説以革前日之弊則於應天之實

所補不細今星文雖已退舍然餓民目今流散冬雷憂

在嗣歲伏乞斷自聖志早賜施行 貼黄

謂乞差官看詳四方獻疏

是年寧宗即位時以雷風之異下詔求言四方上封

事者甚衆故先生有是奏

此篇專乞指揮後省官鎖宿看詳

臣前日面奏恭奉詔旨以雷雨之異許陳闕失仰見陛

下畏天省己之意然臣未敢奉詔者竊見陛下登極之初已下明詔來獻言者甚衆未聞一有施行今復求言殆成虛語欲乞睿旨令後省官鎖宿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以次施行已蒙聖慈開納再三玉音宣諭如此則求言之詔不爲文具臣不勝感激欣幸而今已兩日未見指揮竊慮當時所奏他事猥多又無文字可以降出是致遲緩今敢再具奏聞欲望聖明早賜處分庶幾聞者知勸直言日聞開寤聖聰益脩政德應天之實莫

大於此十月十七日奉聖旨差沈有開劉光祖限十日看詳聞奏乞差官看詳封事劄子寧宗新政

乞令看詳官面奏封事貼說

臣昨具奏乞降指揮看詳臣庶所上奏事已蒙聖慈施行今來竊見看詳官所具進冊其間貼說極爲詳備若令因侍經幄面奏指陳庶於聰明實有裨補

紀綱類

謂人主當正心術以立紀綱

是年夏四月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先生時守

南康遂上此疏

此叚專論近習干政之失

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

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
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
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
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臾左右維
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
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
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謹也今天下之事如前所陳亦
可見矣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促欲理財則財用日匱

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取中
原尺寸之土欲報雪讐耻則未能係單于之頸而飲月
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
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
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
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恍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
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
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

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巢窟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

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隂執其柄葢其所壊非獨壊陛下之綱紀而已乃并與陛下所與立綱紀者而壊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歎不樂其生而貪利無耻敢於爲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讐耻又何時而可雪耶庚子應詔封事孝宗朝

按先生嘗有帖與東莱吕公云近年一種議論要務究轉回互欲潛回主意隂轉事權此在古人固有以

此而濟事者皆居亂世事啓主不得已而然者竊謂今日主相樂聞忠言非不切至特蔽於私邪不能決然信用而或者乃欲以彼術施之計慮益巧誠意益衰此所以屢出而卒不效也

謂朝廷皆以私意廢壞紀綱

事目見前時政類第二段

此段首論朝廷忠邪雜進之失次論宫省左右盤據之私外則方伯連帥贓汙不法監司郡守相爲欺凌

皆置而不問至於臺諫侍從一有小過便遭訶責山陵諸使鬻責辟閥從班緘默儹補排連紀綱廢弛莫此爲甚

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爲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大夫之間志趣卑汚廉耻廢壞顧猶以爲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内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已而後可

以非諸人今宫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以有脏污不法聞者矣鞫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

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禄而理爲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爲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意必以爲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顔情稔熟則其執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爲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壊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奸贓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

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隂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爲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爲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

畿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訶山陵諸使鬻賣辟闕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連儹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横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

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綱紀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戊申封事孝宗朝

謂宜振紀綱以厲風俗

事目詳見公道類

此段專論紀綱之張弛係朝廷意嚮之公私

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意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

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巳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正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

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議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灑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

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亷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虚語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巳酉擬上封事八光宗新政

謂宜絶左右以正紀綱

事目詳見聖孝類第四段

此段專論近習竊柄之患

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

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以啟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隂有以制之未至

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爲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甲寅經筵留身面陳劄子寧宗初政

謂宜戒左右勿預朝政

事目同前

此叚專乞委執政大臣公議其事

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襃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施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徇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

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同上

謂人主不當求聰明之名

臣又嘗謂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每事從中批出處分此聰明

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外
間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
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 貼黃

經濟文衡續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文衡續集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錄監生臣陳山琨

經濟文衡續集卷十

宋 滕珙 撰

風俗類

謂風俗不知忠義名節

事自詳見時政類第二段

此段專論小人排擯忠義之士使之不得進用風俗壞亂皆此之故

欽定四庫全書

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頽弊於下葢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劵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

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説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疑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聽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爲識者之

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

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乎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以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

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廵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眞爲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葢其奸而其爲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爲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孝宗朝戊申封事

賞罰類

劾奏賈祐之抄劄不實

先生使浙東奉行荒政紹興府都監賈祐之抄劄人戶漏落不實致行告訴遂具此奏

此篇乞重賜黜責以為奉行賑濟不虔之戒

照對紹興府諸縣今歳災傷饑民流移闕食甚衆恭稟聖訓寅夕究心奉行縁本府山陰會稽縣人戶不住遮道告訴抄劄不盡漏落不實臣即已措置專設一局見

令呼集耆保鄉司專委本府當職官敦請鄉官重行隔別審實其在城五廂闕食細民及流移到府之人本府雖委逐廂官沿門抄劄訪聞多是止憑廂典合干人多有不實不盡亦行前來陳訴臣又已送下廂官審實抄劄所有他處流移到府臣亦已行下本府典縣令佐約束停房店舍不得多收僦資并津渡邀滯仍遍行收拾病患饑困及遺棄小兒就寛閑寺院安着支撥常平官錢收買柴薪藁薦給衣襖之類修合藥餌醫治煮造三

兩等𥻆稠粥次第救助仍委請慈悲僧道主管看養所
行非不告戒臣今月十九據馬林等投狀稱是嵊縣人
氏移在本府第一廂居住闕食饑餓内有馬百四一名
扶到臣治所巳是饑餓日久十分羸困纔到不久即便
倒死臣即令醫人用藥灌救移時方得甦醒遂行呼到
本廂官武翼郎紹興府兵馬都監賈祐之取問元不抄
劄供報因依本官應對不行及先來承受本府牒委及
承臣送下陳狀並無抄劄事因報應本官委是不職難

以存留在任臣除已先將賈祐之牒紹興府對移本府指使差遣外欲望聖慈特賜睿旨重賜黜責以爲官吏奉行賑濟不虔之戒 浙東奏狀 孝宗朝

劾奏密克勤偷盜官米

先生既行賑紹興府指使密克勤押米分下上虞新昌嵊縣却行虧減故有是奏

此篇乞重作施行追所盜米斛入官賑濟

照得紹興府諸縣去歲旱傷饑困及流移之民見今闕

食昨蒙聖恩撥下米斛賑濟紹興府遂差措使保義郎
容克勤往平江府請取米一萬三千石分下上虞新昌
嵊縣交卸賑濟今月初七日臣延歷到嵊縣點檢據嵊
縣主簿廸功郎葉梓申承本縣差往三界鎮交量容克
勤請到賑濟米一萬石依應躬親將本府通判承議郎
吳津較量斛斗交量每斛比少米一升五合又令親隨
斗子葉吉等徑自用斛行槩意在虧減升合兼其米盡
用糠泥拌和却乃倚恃本府指使對衆抑捺意欲庇護

船稍合干人作弊緣此未敢交量乞施行及據本縣土豪黄彦等列狀陳訴客旡勤押到米蒙告示前去搬檐並係濕惡夾雜糠泥及每斗不應本場斛斗去後折欠負累不便臣尋取到米樣看視其米多係糠土拌和遂喚到斗子康勝對衆用斛量計每石少欠九升於内量出一斗篩簸内有泥土碎米一升二合并糠一升一合通約所押一萬三千石内折欠拌和之數計米四千二百六十石臣竊惟陛下聖慈天覆矜恤饑民給賜米斛

德意至為深厚然以臣所見嵊縣一帶饑餓之民羸困
瘦瘠宛轉道路呼號之聲不可忍聞其不免於死亡者
已不勝計其容克勤乃敢輒將官米如此偷盗作踐使
饑餓之民不得霑被實惠情理重害不可容恕除已牒
本府通判承議郎吳津遂急用嵊縣斛斗交量發下本
縣賑濟仍拘管容克勤聽候施行及牒紹興府送獄根
勘取見着實依法施行外欲望聖慈先將本人重作施
行仍令紹興府疾速根勘監追所盗米斛送納入官庶

副賑濟　浙東奏狀
　　　　孝宗朝

劾奏朱熈績不伏賑濟

先生巡歷州郡婺州金華縣朱縣尉居鄉豪横不伏賑糶故有是奏

此篇乞重賜黜責以爲不恤鄉鄰之戒

臣巡歷到婺州界一路饑民頗少本州見將元撥賜米及勸諭到上户米斛置場糶濟逐日煮粥以給城市鄉村艱食之人亦已頗有倫緒臣自入境以來每過米場

必親臨視閱其文歷較其升斗小有欺弊即行懲戒至十四日到金華縣孝順鄉第十三都地名十里牌有朱二十一米場本場即無人在彼糶米據貧之人戶俞九等列狀哀訴本鄉田產盡賣與豪戶朱縣尉去年荒旱本縣給歷令就本都朱二十一米場糶朱縣尉米養濟且九等每日往來並不曾搬米到來致一村人民饑餓其朱縣尉爲見行司到來却於沿路散榜詐稱糶米施粥及據金二等陳訴朱縣尉雖在十四都糶米却與朱

二十一場隔逺二十餘里本人令幹人許浩用使私升及濕潤栖碎糙米及將人戶官給歴頭擅自批鑿每七升減作五升五升減作四升又有收下歴頭不肯付還百端抑遏無處告訴又據人戶周楊朱子智等衆狀告訴朱縣尉典買産業累年白收花利不肯批割物力皆係出産之家抱空代爲送納臣尋令人暫喚朱縣尉取問本人倚恃豪强不伏前來遂委金華縣尉追發據縣尉廸功郎陸適申依應追喚朱縣尉係極等上戶居屋

三百餘間倚恃豪勢藏隱在家不伏前來竊緣本人家
僕叢衆全無忌憚臣又已行下本州追發亦復不到臣
照得朱縣尉係脩職郎朱熈績元因進納補受官資田
畆物力雄於一郡結托權貴凌蔑州縣豪横縱恣靡所
不爲本縣昨爲第十二都無上戸米斛可糴就近分撥
本人在第十二都朱二十一家置場糴米其朱熈績輒
敢欺凌縣道不伏發米前去洎至臣廵歷到後又乃詐
出文榜稱就十四都出糶致得一場糶米人戸無從得

食其在家所糶又皆減尅升斗虛抬歷頭奸弊非一所稱散粥亦是虛文日以一二斗米多用水漿煮成粥飲來就食者反為所誤狼狽而歸凡其所為無非奸狡切害之事及至官司呼喚又敢公然抵拒首尾三日不肯前來若使人皆如此荒政何由可辦欲望聖慈特詔廥吉將朱熙績重賜黜責以為豪右奸猾不恤鄉鄰之戒

奏狀 孝宗朝

薦龍溪宰治行

先生守臨漳龍溪知縣翁德廣治行可稱先生因上

此狀以爲縣事大要者三刑獄詞訟財賦是也而翁

能盡職蓋庶幾古之循吏者

此篇乞特與陞擢以爲官吏之勸

右臣叨被聖恩假守偏都自到官以來惟思所以仰稱

使令之意以爲布宣德意固爲郡守之職然茍屬縣奉

行不得其人則無自而及於百姓故嘗深察諸縣令佐

之賢否其背公營私廢弛不職者已嘗按劾具奏得旨

施行其涖官公勤委有善狀者又豈敢默默而不以上聞乎臣伏見朝奉郎知龍溪縣翁德廣天資剛直才氣老成不為赫赫可喜之名而每有懇懇愛民之實臣嘗以縣事大要者三察其施為知其果有可稱者刑獄詞訟財賦是也縣所觧徒流以上罪歲率數十臣取其案牘觀之見其親書條目委曲難問必盡因辭而後巳及州司理院再行審鞫而因卒無異辭皆以縣之所鞫為得其情是能上體國家哀矜庶獄之意也漳之四邑龍

溪爲大理訴之牒曰百餘紙巧僞詆讕奸詐百出德廣乃隨事處決終朝而畢人服其公未嘗有知責留禁之人是能使百姓無屈抑不申之訟也縣所賦入最爲浩繁合三縣之數不足以當龍溪十分之八郡之經費賴以取足德廣乃從容應辨民自樂輸吏無追督是能足用裕民而無抑配科斂之患也攷其治行蓋庶幾乎古之循吏者竊謂若使凡爲縣者皆能如此則國家德澤不患於壅隔田里之間亦不復有歎息愁怨之聲矣

民力類

謂恤民之實在省賦治軍

是年夏四月諸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害先生時守

南康遂上此疏

此段專論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

於省賦治軍而選將帥廣屯田練民兵又所以爲省

賦治軍之本

臣嘗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

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葢謂此也夫民之不可不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然後能言也然欲知其憔悴困窮之實與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以所領之郡推之然後以次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焉臣謹按南康爲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源乾淺易得枯涸人民稀少榖

賤農傷固已爲貧國矣而其賦税偏重比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税賦須至别作營求乃可賠貼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爲子孫乆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糶禾穀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携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蓋出郊四望則荒疇敗屋在處有之故臣自到任之初即嘗具奏乞且將星子一縣税錢特賜蠲減又嘗具申提點坑冶司乞爲敷奏

將夏税所折木炭價錢量減分數其木炭錢已蒙聖慈
乞賜開允獨減税事漕司相度方上版曹若得更蒙聖
恩特依所請則一方憔悴困窮之民自此庶幾復有更
生之望矣然以臣計之郡之接境江饒等州土田瘠薄
類此者非一郡一縣而已也税賦重大如此者非一料
一色而已也若不大爲經理深加隱䘏雖復時於其間
少有縱舍如以杯水捄一車薪之火恐亦未能大有所
濟而剥膚椎髓之禍必且愈深愈酷而不可捄元氣日

耗根本日傷一旦不幸而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其横潰四出將有不可如何者未知陛下何以處此此臣之所謂民之憔悴困窮而不可不恤者然也而臣所謂省賦理軍者請復爲陛下言之夫有田則有租爲日久矣而今日民間特以税重爲苦者正緣二税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税之入盡以供軍則其物有常數其時有常限而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費州縣皆不容有所寛緩而减免也州縣既無贏餘以

給官吏養軍兵而朝廷發下離軍歸正等人又無紀極支費日增無所取辦則不免創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且如納米收耗則自七斗八斗以至於一倍再倍而未止也豫借官物則自一年二年以至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樁移用諸雜名額拋賣乳香科買軍器寄招軍兵打造鐵甲之屬自版曹總所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遞相促迫今日追究人吏明日取勘知通官吏無所從出不過一切取之於民耳蓋不如是無

以補舊欠支目前雖明知其一旦發覺違法抵罪而不及顧也夫以罪及其身而不暇恤尚何暇於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貧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若不討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决不可寛然國家屢處東南恢復之勲未集所以養兵而固圉者常恐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竊意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貲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誠能行此三者而又時出禁錢以續經用民力庶幾

其可寬也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騃子厮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爲能苞苴結託爲事物望素輕既不爲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裒斂刻剝經營買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已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剝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

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至於軍中子弟亦有素習弓馬諳曉戰陣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為之分責州郡枉費錢物拖拽短小生疎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凡此數端本末巨細無不乖錯而所謂將帥者私欲飽滿鑽研有效則又可以束裝問塗而望他軍之積以為已資矣故近歲以來管軍臣僚遷代之速至有一歲而再易者是則不惟軍中利病無由究治冗

兵浮食日益猥衆而此人之所盜竊破費與夫送故迎新百色支用已不知其幾何矣至於總餽輸之任者亦皆負倚幽陰交通賄賂其所程督駈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於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若乃屯田民兵二事又特爲誕謾小人竊取官職之資而未聞其有絲毫尺寸可見之效凡此數弊天下之人孰不知之而任事之臣畧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務廹趣州縣使之急征横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

下者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强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其實往往誤加奬寵畀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高官厚禄志滿氣得而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頼草茅有識之士相與私議竊嘆以為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顧獨陛下未之知耳為今之計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冀也蓋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絶苞苴請託之私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曽立勞效

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無苞苴請託之私則刻剝之風可革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奮厲蒐閱以時而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得人而久其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而又可以省送迎之費軍之汰卒與凡北來歸正添差任滿之人皆可歸之屯田使之與民雜耕而漸損其請給其有材勇事藝之人則計其品秩而多與之田因以爲什伍之長使教其人習於馳射擊刺行伍之法罷去諸州招軍之令而募諸軍子弟之驍勇者

別授以田使隷尺籍大抵令與見行屯田民兵之法相爲表裏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其事付以重權久其事任毋貪小利毋恐近功俟其果能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然後議其課最增秩而因任之如此十數年間自然漸見功效若其功效未能遽見之間而欲亟圖所以紓州縣民間目前之急者則願深詔主計將輸之臣具於見今樁積金穀綿絹數內每歲量撥三二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特與免起上

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向後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則上項量撥之數可以漸減而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州縣事力既益寛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以寛恤歲課而時稽之不惟去其加耗預借非法科斂之弊又視其土之肥瘠稅之輕重而均減之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意所在曠土亦當漸次有人開懇布種而公上之賦亦當自然登足次第增羨不俟程督廹促而國真可富兵真可強矣此臣之所

謂省賦治軍之說然也　庚子應詔封事孝宗朝

謂州縣催督財賦以困民力

事目詳見聖學類第二段

此段專論愛人之道在於節財用今州郡賦重為民之害最甚宜省節冗費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以寬民力

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羡餘之

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書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三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

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不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剥民奉上者爲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税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屬尚未論也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

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巳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弃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 戊申封事孝宗朝

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巳及九分巳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 上文分注

國用類

謂鹽課私販之弊

先生既除浙東提舉事有利民無不陳奏時鹽販日盛客鈔不行故上此奏

此篇乞倣福建産塩法於治海四州行之

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既是産塩地分而民間食塩必資客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增虧此不便之大者夫産塩地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

里故其私塩常賤而官塩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
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羣或用大船搬載巡尉既
不得訶州郡亦不能詰反與通同資以自利或乞覔財
物或私收税錢如前日所奏台州一歲所收二萬餘貫
是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客販粗有課利外台
温兩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
至有一場一塩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
糜費士卒搔擾有不可勝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縣

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塩舖抑勒民戶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稽考大略瘠民以肥吏困農民以資游手爲州縣爲提舉主管者非不知之然皆以國計所資不敢輒有陳說日深月久民愈無聊若不變通恐成大患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舊行產塩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塩錢而請塩於官近歲官塩雖不支給而民間自食私塩官司既得產塩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欲乞聖慈特詔有司取會

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産塩法其餘州軍自依舊法施行則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孝宗朝浙東奏狀

論酒課坊場之弊

事目同上

此篇專以萬戶抱額爲法最便乞做處州行之

酒坊之弊其説有四一曰官監二曰買撲三曰拍戶四曰萬戶抱額臣竊以爲莫不便於官監莫便於萬戶其他則亦互有利害而萬戶之中亦不能無少利害要在

講究詳盡然後施行則庶乎其弊之可革矣今官監之害朝廷既知而罷之矣然州郡占吝多不遵稟戶部漕司折撲仍不廢罷此則害雖除而未盡者也買撲之害在買人有消折本柄破壞家產之患在衆人有抑托抑勒捕捉欺凌之擾雖加禁防法式明備然勢之所在終不能革拍戶抱額則庶幾矣然或額重而抱納不前或藉此而抑托擾擾則其弊亦不異於買撲唯萬戶抱額最爲簡便然須以一州或一縣通計田畝浮財物力而

均出之使無官戶民戶之殊城居村居之異一槩均敷
立爲定籍乃爲盡善若舍官戶而敷民戶舍城居而困
村居不立官簿而私置草簿使吏得以隂肆出没走弄
於其間則又病矣此法本路處州見已私行四五十年
民無爭訟官省禁防雖其小害尚不能無然入其封境
觀其氣象宛然樂國與其諸州不同今欲便取其法行於
諸州則恐本州課額素輕或非他州之比未可遽議然
他州課額雖多從來拘催少曾登足皆是虚名徒挂空

薄若蒙聖恩深詔有司取淳熙六年七年八年三歲實催到庫之數參考取中立為定額然後以此科敷俾為萬户則亦庶幾安民省事之一端也同上

謂宜節財用以固邦本

事目詳見聖學類第二段

此段專論愛人之道在於節用今州郡賦重宜省節冗費擇將相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以寛民力

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説蓋國家財用皆出

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横賦暴歛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爲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比之前代已爲過厚重以熈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須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已殫而間者諸路上供多入内帑是致戸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歳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

限廹促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廹唯務自寛巳責何暇更察民情抽撻號呼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嵗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夤縁刻剝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計其所以至此雖云多是贍軍然内自京師外逹郡邑上自宫禁下至胥徒無名浮費亦豈無可省者竊計若能還内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區處

田因時制宜大爲分別則供軍不貲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寛於是始可議矣已酉擬上封事九光宗初政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文衡續集卷十